



鈴木光司

环界

螺旋↑THE SPIRAL

死而复活的魔鬼

需要睡眠吗

环界 2

螺旋 THE SPIRAL

[日] 铃木光司 著 许木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界 .2. 螺旋 / [日] 铃木光司著; 许木兰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7.1

ISBN 978-7-5442-8497-4

I. ①环… II. ①铃…②许…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736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123

RASEN

© Koji SUZUKI 1995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环界 .2. 螺旋

[日] 铃木光司 著

许木兰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褚方叶 贺 静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4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497-4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THE SPIRAL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THE SPIRAL

第一章 解剖 7

第二章 失踪 65

第三章 解读 121

第四章 进化 157

第五章 预兆 193

第六章 复活 237

安藤满男梦见自己沉入深不见底的海中。突然间，一阵电话铃声响起，他随即惊醒过来，拿起话筒。

“喂……”

话筒的另一端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喂、喂……”安藤加重语气催促对方回答，过了一会儿，终于听到另一端传来一个既冷漠又低沉的女人的声音。

“拿到了没有？”

安藤觉得自己仿佛被推入海底深渊一般。他回想起刚才梦到的情景：不小心被海浪卷走，一时间失去方向感，掉入海底深处，任由波浪翻弄。如同往常一样，他感觉一只小手在胫骨附近抚摸。每次安藤梦到海洋，一定会感觉一只小手在脚底抚触，然后那长得像海葵的五根手指便消失在了海底。他总是焦急地伸手捞寻，却只捞到几根柔细的头发，而那具小小的身体一直往海底深处沉落……

话筒另一端的女人声音宛若梦中出现的柔细毛发，令人有些厌恶。

“啊……收到了。”安藤不耐烦地回答。他早在两三天前就收到妻子签好名字、盖上印章的离婚协议书，一旦他签上名字，盖好章，它将立即生效。不过，他还没有这么做。

“然后……”妻子有些倦怠地催促着，她希望能早点将七年的婚姻生活画上休止符。

“怎么样？”

“你签好名，盖上印章，再寄给我。”

安藤无言地摇摇头。他曾好几次向妻子表明要重新开始，但妻子都提出了反对的理由，去意甚坚。久而久之，安藤也厌倦了这样抛开自尊去恳求她的行为。

“我知道，照你说的做就是了。”安藤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妻子一听，不禁沉默了一下，然后嘶哑地问道：“你到底要怎样？”

“怎样？我说要怎样了吗？”安藤摸不着头脑，反问道。

“就是你对我做的事呀！”

安藤紧握着手中的话筒，无奈地闭上双眼：即使要离婚了，她还是每天早上打电话来，因为同一件事情责怪他。

“我觉得很抱歉……”安藤嘴巴这么说，心里可不这么想，他只是应付一下妻子。

“是他长得不可爱吗？”

“你在胡说些什么！”

“可是……”

“不要问这些我听不懂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做出那种事情？”妻子声泪俱下地控诉着，仿佛

即将陷入疯狂。安藤很想立刻挂上电话，让她不要再打来了，但基于补偿的心理，他决定静静地忍受妻子的责骂，任由她发泄怒气。

“你至少也说些什么嘛。”

“说什么？这一年又三个月，我们每天不停地谈论那件事，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把孩子还给我！”妻子只顾着悲伤地喊叫，根本不去正视孰是孰非。安藤也很希望上天能把儿子还给他们，但他知道祈求上苍也无法挽回儿子的生命。为了让妻子的心情平静下来，他极力好言相劝：“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以还给我……”

安藤见妻子被过去的幸束缚，无法迎接新生活，不由得非常痛心。失去的东西不可能再回来，只能尽力劝妻子好好经营两人的关系，计划未来的新生活。安藤不想因为这种事情离婚，只要能恢复往日的关系，不管什么事他都愿意去做。然而妻子只是一味地把责任往他身上推，让他不知该如何面对未来。

“还给我……”

“你到底怎样才肯罢休？”

“你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

安藤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妻子经常自言自语地重复这类话语，很明显，她已经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安藤曾经给她介绍过一位当精神科医生的朋友，但这是多余的，因为她的父亲就是医院院长。

“我要挂电话了。”

“你一直都在逃避。”

“我只希望赶快把这一切忘掉，重新再来。”安藤知道对妻子说这些也无济于事，但他想不出还能说些什么，正要挂断之际，话筒那端又传来妻子的吼叫声：“把孝则还给我……”

挂断电话，妻子悲痛的声音依然在房间里萦绕不去。安藤不禁喃喃念道：“孝则、孝则……”他痛苦地躺在床上，双手抱住头，蜷缩起来。过了好一阵子，他看看时钟，知道上班时间快到了，不能再这样下去。

为了不让电话再打进来，安藤干脆把电话线拔下来，然后打开窗户让清新的空气流入室内。窗外传来停在电线杆上的乌鸦的叫声，许久未接触大自然的安藤十分惊讶。在梦见漆黑的海底，又听到妻子的吼叫声之后，能听到如此清脆的鸟鸣，他不禁感到舒畅许多。

星期六这一天，在秋日晴朗的天气里揭开序幕，尽管天气如此舒适，安藤的内心深处却涌起一股悲伤，他不停地眨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拿起卫生纸擤了擤鼻子，再次倒回床上，不料先前强忍住的泪水竟夺眶而出。他一开始无声地掉眼泪，后来变成哽咽，又变成啜泣，然后一把抱住枕头，不断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这种悲伤并不是每天都有，纯粹是突如其来，有感而发。最近这两周，他都没有为死去的儿子流过眼泪。但突如其来的悲伤却一点也没有减少，这种情形或许会持续好几年吧。

安藤心中顿时萌生出一股绝望的念头，他从夹在书本中间的信封里拿出儿子溺水后留下的几根头发。那天在海中寻找儿子时，

他戴在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不小心拽下了几根儿子的头发。儿子的遗体没有浮上来，因此不能火葬，对安藤来说，这些毛发就等于儿子的尸骨。他将毛发贴在脸颊上，回忆着与儿子肌肤接触的感觉，一闭上眼睛，儿子的脸庞便浮现在脑海中。

刷过牙，安藤裸露着上半身站在镜子前面，他托起下巴，轻轻地左右转动着舌尖触碰牙齿，感觉还有少许齿垢残留在牙齿上，下巴和脖子附近也有胡楂。他拿起剃刀在脖子上刮下几根胡子。一抬起下巴，从镜中看到了那苍白的喉咙。

安藤再次拿起剃刀，将刀锋对着喉咙，从脖子往胸部和腹部滑下去，一直到肚脐附近才停止，肌肤的表面浮出一条白线。此时，安藤将剃刀当作手术刀，想象正在解剖自己的肉体。他常常解剖尸体，很清楚胸腔内部的构造，里面有一颗拳头大小的心脏，在两片粉红色的肺的伴随下不停地跳动，一集中意识，就可以听见胸腔里传出一种执拗的跳动声。

不知道那份悲伤附在体内哪个地方，如果它附在心脏上，我就用这只手将那无尽的悔恨给挖出来！手心不停地冒出汗水，剃刀变得有些滑溜。安藤将剃刀放在洗脸台的架子上，扭过脸，忽然看到喉咙右边有一道血痕，一定是刚才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割到皮肤了。刀片割到皮肤的那一瞬间，理应有疼痛的感觉，然而他只看到了皮肤上的伤痕，却没有疼痛。

安藤觉得自己最近对疼痛的感觉有些麻痹。起初有好几次，他一看到血就以为自己受伤了，但久而久之就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他一边用毛巾按着脖子，一边拿起手表。已经八点半，该去

上班了。

安藤现在只能将全部精神寄托在工作上，唯有埋首工作，他才能暂时从记忆中逃脱。他身兼 K 大学医学院讲师和东京监察医
务院法医。只有在解剖遗体时，他才能暂时忘却丧子之痛。

他走出玄关，在经过大楼的大厅时习惯性地看了看手表，比平常晚了五分钟。于是，他急急忙忙地赶往车站。

从安藤住的公寓到学校途中，会经过三个邮筒，他决定将离婚协议书投进第一个邮筒里。



第一章

CHAPTER 01

解剖

今天轮到安藤解剖尸体，他正在监察医务院的办公室里翻阅待会儿要解剖的死者的资料。十月中旬不是容易出汗的季节，但是安藤的手一直在出汗，一天要洗好几次手。他在比较现场状况的照片时，手心仍不停地出汗，去洗手间洗了好几次。

安藤将附在尸体检验调查书中的几张拍立得照片放在桌上，仔细看其中一张。一个体格魁伟的男子头靠在床边，看不出有其他外伤；第二张照片中，此人头部向上，没有瘀血，脖子也没有被捆绑的痕迹。接下来的照片中，也找不到可以确定死因的伤痕。安藤心想，死因或许和犯罪无关，此人应该死于非命或猝死……但是在法律上，不可能将死因不明的尸体送去火葬。照片中，尸体的双手和双脚呈大字形张开，安藤对死者非常熟悉，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亲手解剖大学同学的遗体，况且对方在十二个小时前还是活生生的。

高山龙司和安藤一起度过六年的医学院时光，当时，毕业生

几乎都将目标放在临床医学上，安藤却选择法医学，因此被同学称为“怪物”。然而，高山龙司作风更奇怪，完全脱离了医学课程。龙司以十分优异的成绩毕业，又去念文学院的哲学系。他死亡时的头衔是文学院哲学系的讲师，专攻逻辑学。虽然和安藤隶属不同的学部，但两人都获得了讲师的职位。高山龙司才三十二岁，比重考两次的安藤满男小两岁。

安藤注视着写着死亡时刻的记事栏，上面记载的时间是昨晚 9:49。

“死亡时间还真精确。”安藤边说，边抬头看着担任解剖见证人的高个子警官。龙司应该是一个人住在东中野的公寓，单身男子被发现猝死在自己的房子里，而死亡时间竟然如此准确……

“是偶然发现的。”

高个子警官若无其事地回答着，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哦？什么样的偶然？”安藤问道。

高个子警官转向另一位见证人——年轻检察官，询问道：“高野舞小姐来了吧？”

“嗯，刚才在家属等候室那边看到了她。”

“可以叫她过来吗？”

“好的。”检察官走出办公室。高个子警官向安藤解释：“高野舞小姐并不是死者的家属，是她第一个发现死者尸体的，所以我们请她过来做见证。此外，她是仰慕高山讲师的女大学生，好像也是他的女朋友。如果您看过调查书之后还有疑问，随时可以提出来。”

通常在行政解剖完成后，警方就会将遗体交给死者家属，高山龙司的母亲、兄嫂，以及发现死者的高野舞都在等候室等待。高野舞在年轻检察官的带领下进入办公室，确认她的身份以后，安藤马上站起来说：“要麻烦你一下。”

高野舞今天穿着一件朴素的深橘色连衣裙，拿着一条白手帕，衬托出白皙的皮肤。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女性特质非常引人注目，标致的鹅蛋脸、纤细的四肢、完美的五官、身体的曲线，每一部分都无懈可击。安藤仿佛看到她皮肤下器官的色泽和完整的骨骼，心头忽然涌起一股想伸手触摸的欲望。

高个子警官为他们介绍之后，高野舞在安藤的引导下坐在椅子上，将手放在一旁的桌上。她一脸灰白，似乎有点贫血，安藤问道：“你还好吧？”

“没、没事。”高野舞将手帕压在额头上，往床铺那边瞄了一眼，低下头拿起警官为她倒的水。情绪比较稳定之后，她才抬起头来，以虚弱到几乎听不到的细微声音说：“对不起，请……”

安藤马上会意过来。他猜想高野舞可能刚好碰上经期，过度劳累才会产生严重的贫血，为了让她自在一些，便主动对她提起：“其实这位死者高山龙司，是我学生时代的朋友。”

闻言，高野舞原本下垂的眼睛突然往上一看。“老师和安藤先生是同学吗？”

“嗯，是的。”

高野舞备感亲切地眯起双眼，露出一副碰到老朋友的表情，又低下头来。“敬请指教。”

安藤从高野舞表情的变化，猜出她心中的期盼：如果这个人是老师的朋友，应该不会随便处理遗体……事实上，不管解剖台上的尸体是不是安藤的朋友，他手中的手术刀都同样利落。

这时，高个子警官插嘴说道：“高野小姐，可以将发现死者的情况再对医生说明一下吗？”

高野舞用低沉的音调向安藤述说事情经过，内容和昨晚她向警察说的一样。“昨晚我洗完澡、把头发吹干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当时我看了一眼时钟……这是我的习惯，可以从当时的时间猜到这通电话是谁打来的。

“以往都是我打电话给高山老师，老师很少打过来给我，而且大都不超过九点。因此，刚开始我没想到是老师。拿起电话应了一声，马上听到对方发出一阵悲鸣。我本来以为是恶作剧，吓了一跳，把电话拿开了，但悲鸣突然变成呻吟，最后就没有声音了。

“我害怕得再次拿起话筒，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突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高山老师的脸，意识到话筒那端的悲鸣很像高山老师的声音……我马上拨电话给高山老师，但是一直占线。我这才确信，刚才打电话的一定是高山老师，他可能发生意外了。”

“龙司在电话中没有说话吗？”

高野舞默默地摇摇头。“嗯……没有说半句话，我只听到悲鸣声。”

安藤拿着一张纸记录着，又催促道：“然后呢？”

“我花了一个钟头转乘电车到达老师的公寓，走进公寓，先到了厨房，然后看到十二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